四書解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四書解
作者：華夏　明末清初

本作品收錄於《過宜言/06》

格物以我格物也，尚費工夫窮索；若物格，則物無礙我者矣，隨處通徹，萬理盡融，所謂聲入心通之耳順也。先儒舉明皇揮劒拂畫像而叛將之首自落於范陽，以此為物格，此理大可思。人皆知格物耳，非物格也。

誠意、致知、格物三件合併，慎獨所以致知而誠意也。謂誠意乃致知則可，謂誠意之事已畢而後致知則不可。經言先後以詳其條目，傳併之誠意，所以示學者以下手入門工夫也。此節應頻喚「知」字。

凡古人徵引《詩》、《書》處，散散點綴，不必拘泥。玩「無所不用」，便見硬依註為釋「親民」而由己而民、由民而親民，此俗儒拘牽文義之說也。朱子分章亦言其大概耳，若作文亦從中節專揭「新民」，亦不善讀朱註矣。該獨揭「自新」為是。看〈康誥〉、〈緝熙〉、〈淇澳〉章，前後語意無不歸重自新，所謂「壹是皆以修身為本」也。〈盤銘章。〉

「十目所視」承「小人閒居為不善」來，宜重人所共知邊，不必謂己所獨知也。聖賢之提小人，專以人共知惕之，小人原不畏獨知耳。

「上老老」三句即治國在齊其家之事而申言之。齊治章乃言教成之本，若天下人各欲遂其孝、弟、慈，則不惟身建極以教之，又當使之以各遂其願，如置產分田、省刑薄斂之類是也。故下文有理財用人之事。

「此之謂民之父母」，猶云如此方叫做父母。欲人上者以父母自處，曲體民情，使心無

不周到；若舍此，則民仇矣，故曰「辟則為天下僇」。有國者不可以不慎。細玩「上所惡於上」節，曰「所惡」、曰「毋以使」，叮嚀勸告要如此耳，非干百姓之譽，使頌我作父母也。〈此之謂民之父母句。〉

凡驕泰之主不能絜矩以同民好惡者，皆自財始。故既以忠信、驕泰言得失之道已畢，復因上「人土財用」而申言之，見生財自有大道，只在「生眾為疾，食寡用舒」，不必以財為患。而又反覆言之曰：「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。」又舉孟獻子之言，以深見長國家而務財用之戒。叮嚀反覆，見得君之所以失眾失邦，不能為民父母，不能絜矩以遂其孝、弟、慈之願。歷觀三代之所以亡，春秋戰國之所以敗亂相尋，未有不由於橫征暴斂者。此《大學》痛哭流涕之言，深切著明，以示終篇之意。愚案：朱註「此因有土有財而言」一段甚詳，此意非忠信、驕泰所包甚廣，而但以理財一節以一端例其餘也。〈生財有大道節。〉

從慎獨來，方可謂之中和。不根慎獨而概指中節謂體，則常人皆能之矣。惟常人不能，而慎獨者乃如是，故中為天下之大本，和為天下之達道。未聞常人皆能位天地、育萬物也。

道也者，先當分別戒懼、慎獨不可合；次節乃辨明動靜二字不可分。尤先當講明「不覩不聞」如何解。何謂不覩不聞？蓋人心既與物接，則耳目有所寄，而有覩有聞矣；未與物接，則耳目無所寄，而不覩不聞矣。君子不離道於須臾，則無時不戒懼，非不戒懼於所覩聞也。特舉不覩以該所覩，不覩而戒懼，則所覩可知矣；特舉不聞以該所聞，不聞而恐懼，則所聞可知矣。非專戒懼於不覩不聞而怠忽於所覩所聞也。如此，則人必有覩有聞之時多，而不覩不聞之時少，其離道也豈特須臾也？最可恨者，道本無可覩可聞，及天命之性原不覩不聞，竊性氏見明見暗、聞喧聞寂，安有不覩不聞以小辨破道也？何謂戒懼、慎獨不可合？從來以慎獨、戒懼獨，朱子分別言之。蓋不覩不聞是汎論統體工夫，自所覩以及不覩、自所聞以及不聞，乃己所不覩不聞之時，以見無時不然之意；慎獨則人所不覩不聞而己所獨知，此獨知則不論不覩不聞及所覩所聞時，皆介然獨覺。故君子既嘗戒懼，而尤致謹於獨知之地。譬之《大學》，不覩不聞則顧視盤銘、明明德之事，慎獨則誠意下手工夫；譬之末章，戒懼是不動而敬、不言而信，慎獨則「潛雖伏矣」、「內省不疚」之事。今一概而同之，則不應獨後用「是故」二字矣。何謂動靜不可分？不覩不聞以該所覩所聞，見無時不然，可專屬靜乎？介然獨知之地，在所覩所聞時，對眾寡、對大小，此知介然有覺；在不覩不聞時，未對眾寡、未對大小，此亦介然覺，可專屬動乎？且「存養」二字始於孟子之時，孟子恐後以養性為事天，未聞以存心養性專

屬之靜也。此朱註不分動靜之確。

即一飲食，而視、聽、言、動可類推矣。弗涉色、聲、香、味、塵根，楊復所云：「事多忽於平常，故識每昏於忽略；理莫精於淺近，而察未盡其精微。」因不知味而妄見斯出，安得無過不及之差也？

國有道，是社稷無故、疆場無虞便是；若說到喜起休明，此時何故變塞？有道不變，只「富貴不能淫」之意；無道不變，即「貧賤不能移」、「遯世不見知」之意。

以射之失形，君子謂失不由己？可謂由己？可謂君子每事反求諸己，自然其身正而天下歸之，所謂「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」也。君子反求其失，斷不可回護其無失。

妻子、兄弟、父母，只虛虛渾渾發一體感動之妙，則卑邇高遠皆在其中，此古文章妙處。夫本章明曰「自邇自卑」，通上章言「居易反求」，下章「誠不可掩」，皆自邇自卑之意，置高遠於言外矣。作者必以父母為高遠，與自邇自卑不既矛盾乎？又有反其說者曰：「父母非高遠也。」則又將於父母之外另尋高遠，亦與自卑自邇矛盾矣。聖賢之言徹上徹下，無所不有，不必言何為鬼神、何為祭祀之鬼神。總統論陰陽合散之德，而插祭祀一段以證，於祭驗又於詩驗，最活潑不拈滯。

誠非專為鬼神設也，而鬼神尤可以見誠。蓋言自顯，自顯者之為誠，不若言自微而顯者之為誠，尤見誠之必形。此《中庸》於子、臣、友後，九經、三重，天道、人道之先，挈鬼神以見誠之妙。

周公成德，乃言周公之事，作禮樂、定制度，成周家一代之法，平等敍過，大義粲然。弗講到以禮壓天下，欲天下諒其忠、諒其孝，使大經大典化為奸雄操縱天下之術。舜其大孝，非孝就可以得天命也。難道人苟順親，雖功德無補於當世，亦崛起而在此位乎？不知舜以德得天下，為養而成其大孝，非謂以孝得天下也。孔子之言，非如孟子之「瞽瞍底豫而天下定」，以直截引誘為教，故引「宜民宜人」之詩，則通其義於禹、湯、文、武矣。武王末受命，非不得已而代殷，至是始也。文王九十七而終，武王九十三而終。武王即位十三年而伐紂，計其年已八十七矣；又六年而崩，天下甫定，未遑議禮樂之事，以其為末受命也。若以為待紂之悛，不得已而舉兵，則十三年中，三年居喪，又十年而舉事。十年中布置經營，聯屬西土，庸、蜀、羌、髳、微、盧、彭、濮，皆後世臨洮、西羌、巴蜀與楚之境，北方數千里，如此舉事之速，猶以為再三待時，則必通計文王服

事之年而後可耳。況商周君臣之分又自有說。古者夏商之世，雖有五服九州，而諸侯或臣或叛，視其德為向背，非如後世郡縣之地，稟命於王朝也。孟子曰：「武丁朝諸侯，有天下。」夫成湯巳朝諸侯有天下矣。蓋殷自湯甲之後，諸侯莫朝，至盤庚而後諸侯來朝；盤庚之後，殷祚復衰，至武丁修德行仁，乃復朝諸侯。然則當時天下大勢可知矣。雖周亦然，周自穆王而諸侯有不睦者，宣王中興，諸侯乃復宗周。故曰：「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。」曰叛國，則天下已非殷矣。武王與紂之時，非好學深思、心知其故者，未易言也。

周公追德，固不以禮賄天下，然亦安能以禮服天下？天下將曰：「爾自孝先王耳，豈有服其孝而諒其忠者哉？」王季重各不亂而天子之親可行，共相安而天子之尊無恙，得禮意矣。使諸侯大夫皆殷人也，而心非之，得無於應天順人之舉有不合乎？

三年之喪，不獨父母也，嫡孫為祖、為長子、為妻，天子達於庶人，一也。周穆后崩，太子壽卒，叔向曰：「王一周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。」故後曰：「父母之喪，無貴賤一也。」

「達」字照《大全》饒雙峯說：達諸侯、達天子，德教加乎百姓、列於四海，天子之孝，及一切達權達變，不過朱註中一節一枝。國家王制大備，萬世由之，小大由之，盡倫盡制，無以復加，兼有二端在內：一則繼志述事，禮以義起，能達權通變，創先王之所未為；一則制度詳密，使天下之人至於諸侯、大夫、士、庶，皆得因分循禮，是以天下由之、小大由之、萬世由之，而天下之人通稱他為孝。

九經明曰「凡為天下國家」，蓋諸侯列國皆如是，不獨天子也。若專作天子，則周固已共主矣，後何必曰「天下畏之」、何必曰「遠人」？封邢封衛，此齊桓之治亂持危也；罷馬以為幣、縷纂以奉鹿皮，四箇垂橐而入、稛載而歸，此齊桓之厚往薄來也。蓋王事終而霸事興矣。陳赤石所言：治封疆之外，無如寬而有體，供其困乏，豈憂根本之日絀？登其人材，豈憂仕路之太廣？最是「往來」二字，皆當時列國卿大夫來朝聘之人，非實往實來、名來利來之謂；其人非必盡如季札、叔向、子產、韓宣子之流，故下曰「嘉善矜不能」。然不特此，晉公子於齊，齊桓公以女妻之，有馬二十乘，及寓公之類，與晉卿皆楚材之類，皆所以柔遠人也。則「往來」二字，註中為之授節、委積，亦一端耳。

凡事猶言事，且須前定，何況達道、達德、九經為天下國家之重者？「道前定」字亦汎指，非達道之道。「豫則立」，防微杜漸之理；狃漸忽微，就不豫了。

齊明盛服，乃修身時下手入門工夫，非欽明澄徹、動容中禮既修以後事也。凡帝王身心性命題，不要講玄虛幻渺，無處下手，如高堅前後之歎。

蓍龜、四體，將夫子一部《易》占與威儀定命之說細思之，是聖一部大道理。所謂蓍龜，指人稽疑之本；四體，開反躬惕己之圖。弗得以春秋時人俱能言其驗，遂略去。

「所以載物」節重在及物，次節乃言所配之量，末節是自然不二之意。誠也、純也、無息不已也，但不得謂不二乃所以誠也。《或問》云：「二則雜，一則純，純則誠，雜則妄，故曰不二所以誠也。」故句當照「純」字，純則自然無息，意即在不二中帶出。如此，則是既不二，故自然無息，而至於生物之多，所謂既無虛假，自無間斷。以不二即不息者有異。通章要是至誠配天地功用之盛。

洋洋即費隱章之「大莫載」也，優優即費隱章之「小莫破」也。兼大小不倍而為言，非為禮而言，此猶易明。獨專指「敦厚以崇禮」則悖謬尤甚。蓋「尊德性」節逐句分次：尊德性承「大莫載」而言，指洋洋發育峻極也；道問學承「小莫破」而言，指優優三千三百也；致廣大、極高明、溫故、敦厚承洋洋節；盡精微、道中庸、知新、崇禮承優優節。若謂「禮」字為一章之主，則修德凝道者止有道問學以盡其至小而無間者，更不必尊德性以求其至大而無外者，不幾於無源之水、無舵之舟乎？

君子修德凝道，所行合宜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。朱子所云，非如揚雄「明哲煌煌，旁燭無疆」，遜於不□以□□天命也。

盡性配知人，至命配知天，極妥。鬼神妙於無形，而吾質以不衷之法，宜乎道之不相謀也。看來建天地、質鬼神皆當如此講，比擬取義者似非。

「百世以俟」，猶云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耳，然非為凡民言也。君子之德不靠位與時，卻靠位與時；不藉位與時者，可考、可建、可質也；必藉位與時而寡過者，民可使由之耳。使其信從，非三重不可。俟百世聖人之理，豈一時之信從所及哉？此理似拗，然堯以是傳之舜，舜以是傳之禹，禹以是傳之湯，湯以是傳之文、周，文、周以是傳之孔子，此固在不尊不信之外也。

「今天下」節止有位字、時字，尚未有德字，蓋就守府之君言也。東遷猶然，夫子目擊

當時諸如陪臣大夫，有不忍言者，特舉此萬萬不能改者，由其粗以告之，使知大統之義。《春秋》天子之事，所以存周禮也。

殷禮之亡，以周之興也。右史、左史，記動、記言，盡已更置，禮安得存？

無堯，則中之統不開；無舜，則中之統不廣；無仲尼，則天下萬世必不知中為日用飲食之事。有堯而僅傳舜，舜傳禹；有仲尼而天下萬世乃統知為天人性教之祖。然人知自仲尼以前，執中授受為二帝耳；至夫子而其統通於愚夫愚婦與學者之身，而性教皆祖之。

人之傷人、物之害物，人與物又相害，此出於形氣有我之害，與天地不相涉，似非天地有以致之也。天地但能大生、廣生而已，豈知人物之相戕相害哉？必曰相害乃竝育之，則其弊必流於申、商之刑名耳。

口誅筆伐懼亂臣賊子之心，與剡木為矢、構室為巢以防害之心，不綱不弋與封山解網之心，皆欲全天地之竝育者也。天地萬物竝育而不相害，而不能禁萬物之自相害也，故裁成輔相之功歸於聖人。此聖人與天地竝立為三也。此句為仲尼心體包括眾理，而取象雖非為裁成輔相而言，然當併註之。

天地之大、仲尼之大，在大小兼該上看出，非就德字推出。〈「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」一句。〉

君子不動而敬、信，此躬行之極也，民自化之，不待賞怒耳，非謂併賞怒而無之也。堯舜之世不廢刑賞，此聖人之治與道。

無為之治，毫釐千里，豈無賞怒哉？非之勸、威，非由賞怒也。不賞、不怒，豈曰無賞怒？廢賞怒，民自民犯有司耳，未聞皋詞之官不設也。

忠信不學，究竟一鄉皆稱愿人而已，此事大可憂。

〈關雎〉憂樂，據毛註則指后妃，據朱註則指宮人。以為后妃求賢佐而已得、未得而憂樂，其義固勝；以為宮入當后，如已得、未得而憂樂，其義亦勝。有以憂樂屬之文王，謂文王當時未必如此思慕、如此哀求也。吾于《春秋》見天子以善惡而為君子、小人，以君子、小人而為進退用舍，以進退用舍而為治亂存亡，以治亂存亡而為鑒戒趨避，其

尚無輕於好惡哉！謹好惡者於《春秋》，學《春秋》者於仁。

富貴貧賤是說向外去，與「去仁」仁字無涉；後節「終食無違」說向內去，將「去仁」成名又覺粗了；前節黏仁，末節問心，極難領會。

曾子嘗欲以思而體道，而道終不可以思而得；嘗欲以事而體道，而道終不可以事而求。故聞一貫之說，無以形容，但知其如是而已。忠恕不是一人千萬人之謂，亦不是心學套語，亦不分一貫是聖人、忠恕是賢人二見。妙萬物者，吾不可得而知也，儻然四虛之中，變而通之與民不倦，謂忠恕之心即彌縫之府可也，舍此別無妙萬物者已。侔造化者，吾不可得而知也，確然依據之地，聰明睿智皆由此出，謂忠恕之心即帝王之命可也，舍此別無侔造化者已。小大皆受，當體而呈；顯微無閒，實觀自合。忠恕即天下之大本，即天下之達道。人非虛寂，未有盡空其心而一無所動者，即此所動之心，環為神明畢致之心，而以正君臣、以篤父子，至平等也，則至昭融矣。人非下愚，豈有盡迷其性而一無所覺者？即此所覺之性，環為動靜感通之理，而明則禮樂、幽則鬼神，皆日用也，而皆同體矣。在聖人，旁皇周浹以效其動而變化成；學者，敦本辨業以近其性而物理得；眾庶，發情止義以防其失而尤悔寡。若此者，皆忠恕也，則皆道也，一以貫之而已矣。為天、為人、為安、為勉，看得徹上徹下，方能融貫。

得人非謂為宰在得人也，子游原非取滅明輔政。此節語意，政如陸象山曰：「監守、司守令，風俗之主。若止於旗旄在前、徒卒擁後之入，是崇是獎，而陋巷窮茅、守正不阿之士或不之及，則風俗何由而美？」子游只知滅明一事，風俗可想矣。

此章書論相天下者，須要才節兼全，然後可以肩弘任鉅。但曾子開口說一箇「可以託」、「可以寄」，然後說到臨大節，見得無其才而徒有節也濟不得事。夫士苟立志，咸願以身許國。假使沒有了這些才，如受人託孤之責，自家雖是無欺，卻被別人欺了，終是自家不了事，不能受人之託矣；如受人百里之寄，自家雖不攘權竊權，卻被別人攘竊，也是自家不了事，不能受人之寄矣。故云「可以託六尺之孤」，孤君是幼君，託則身為之任而不敢有所讓，身為之代而不能有所分。春秋諸賢多適他國，依人一事，昔人尤重司城貞子、蘧伯玉，其證也。癰疽、瘠環，猶煩孟子辨之，以知當時「因」字之義。則「宗」字作儀刑取法、思齊切磋最妥。〈「因不失親」二句。〉

「固」、「達」二字，愈穿鑿則愈遠。「固」猶「實」也，不過曰「唯至誠能知至誠」耳，何等明白！時說作固塞、固閟之「固」，於聰明聖智之上又有一「固聰明聖智者」，

不惟流為聖智，不惟流為二氏，亦流為套話蹊徑。從古未有聰明聖智之人而炫露洩越，如時文反證之謬者。即作「固有」、「固然」，亦是性命所同得，不獨至誠也。且此節只重「至誠難知」，原不在「固」字生枝節。

註

此明末清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